

诗韵悠悠

## 革命圣地行

□ 金谷

## 遵义红楼颂

庆祝党百岁华诞,重温革命春秋,踏上长征路,沿着红军足迹走。穿越千山万水,我从长江入海口,来访黔北凤凰山下遵义红楼。

想起凤凰涅槃的美丽神话,心海中荡漾着情丝万缕。伫立在绿树婆娑的宁静院落,恍若,置身于当年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——

眼前这栋平常的二层砖木小楼,党史长河中曾鼓荡起拍天潮头;那个载入史册的会议就在此进行,党和国家的命运都挤在二楼窗口。

那盏点燃着井冈星火的汽灯,照亮着庄严会议——一次严峻战斗。十八把椅子围着一张朱红长桌,壁挂两块大镜,鉴印下历史重要镜头。

窗外,漫天风云中露出了霞光一缕,天井,一支古梅把馥郁花香送入小楼。这著名的会议开了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墙上古老挂钟指针指向那历史性时候——

马列主义路线战胜了机会主义的荒谬,灿烂的阳光照亮红军战士心头。革命的红船自嘉兴南湖扬帆起航,驶到了遵义,才有了一个英明的舵手!

从此,党从幼稚少年走上了壮丽成年,再不怕革命航程中的风暴乱流。啊!我满怀深情地凝视着遵义红楼,思想的海洋澎湃着滚滚洪流……

黄洋界老槲树礼赞  
走上井冈山,我坚实的步子迈向革命的祭坛,

后辈以和平今天的灵魂,来向烽火连天的昨日朝圣。在硝烟散尽的黄洋界,我看到了高高地站着一棵树——一棵粗壮、刚直的黄槲树,铁杆虬枝挂满岁月的沧桑,舞动快乐的叶子笑傲变幻的风云。

头顶着新中国丽日晴空,根扎进井冈山过火的焦土岩层,坚强地站在这里,站在这英雄山上。站成一个英雄的塑像,站成一部红色经典的传奇,一篇传诵天下的诗吟!多少电击雷轰、多少狂风黑云、多少炮火硝烟、多少弹雨枪林……黄洋界上的老槲树啊,望着你,我的心海中狂涛万顷!

你却无言——不动声色、昂首向天,目光和日光交接,泄漏出情怀壮烈。像是一个怀揣历史秘密的沉默老人,站在这里,站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在我心里,你就是一座凯旋门——“黄洋界上炮声隆,报道敌军宵遁。”毛委员当年马背上

吟成一曲《西江月》让黄槲树枝枝叶叶飘洒诗情,也让今日的诗心鼓荡着诗的豪情!

我凝视着古树,古树凝望着我,一人一树一世界,此时无声胜有声——我想你一圈圈神秘的年轮里秘藏着多少红色的具象经典鲜明。我仿佛看见了八角楼彻夜长明的灯光,看见了永新水塘边毛委员担水身影;我仿佛看见了朱德军长挑粮的扁担,就在这树下,官兵坐在扁担上谈笑风生,拨去战士眼前迷雾,滋润困倦身心……

呵!老槲树!井冈山的英雄树——你的形象,就是红军的形象,你的存在,就是历史的存在,你的伟岸,就是革命的必然,你就是一座革命的井冈丰碑啊!——中国革命不就是从这里出发,穿过遵义、穿过延安、穿过了万里征途上一重重历史的惊险,才走到了北京,走上了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!

在下三星  
“买哈”

□ 陈茂生

六月黄上市了,在超市看到时,不自觉就想起了在崇明的那段日子,和“买哈”有关的记忆。

很多年以前,还十五六岁的我们背着行囊到崇明“学农”七个月余。怀着摆脱家庭羁绊自己放飞的轻松,还比同班同学早几天去“打前站”,乘车到排衙镇然后步行至建设公社十三大队。

“看房子”是首先任务,生产队库房、老乡家偏屋……就成了“学农战士”宿舍,紧接着是解决头几天的吃饭问题。根据营部安排统一到公社粮管所购买;生产队那位女队长说“就在三星镇街上”。于是,和几个同学拖一部“劳动车”,走了好几里机耕路来到“三星镇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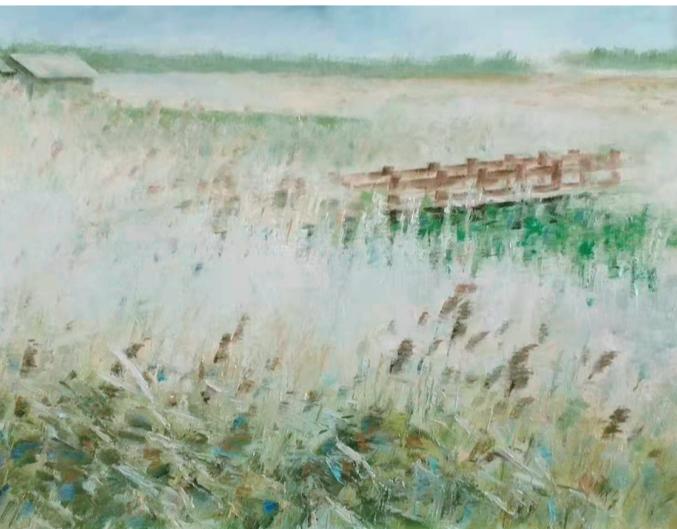
印象中,那时的三星镇建筑较整齐,有数家商店和小吃店,较排衙镇更多一些城镇化成色。但转悠了半天,怎么也找不到“粮管所”,眼见天色渐晚不由有点着急。明日大队人马到了,没得吃,同学们会把我“吃”了。所以只得用上海学生腔问路边一位行人“老伯伯,买米勒啥地方?”那人说“买哈”?有点着急的我不假思索随口答道“不是买蟹,买米!”但那人依旧“买哈、买哈”说个不停。几个来回,大家都一头雾水。幸好边上另一个路人解围:“崇明话‘买哈’是买啥的意思,伊勒问你买啥东西?”急忙用尽可能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“买米!”那人手一指,粮管所原来就在身后公路下的一排平房围成的院子里……

由此,“买哈”成为我会说的第一句崇明乡土语言,并与“三星镇”连在一起。

以后和乡亲们熟识了知道,一个崇明岛两个“三星镇”。被称作“海棠之乡”的是上三星镇;而从市里寄往建设公社的书信,必须写“下三星镇”方能投递无误,但在当地人口口相传中,有意无意地省去了“下”而成了“三星镇”。以后公社变成镇,曾为“六大古镇”之一的排衙镇成了村,1989版《崇明县志》有“下三星镇”的记载。在如今的手机电子地图里划掉了“镇”只有“下三星”几个字。2015年学农40年之际,一群同学做“故地游”,就此请教当地老法师,标准答案是:“建设镇”是行政建制名称,“下三星镇”是集镇名称;行政、集镇名称混称,乃是地名文化一趣。

据史料记载,三星镇形成于明末天启、崇祯年间(1621—1644),距今约500年。清乾隆《崇明县志》有记载:“三星镇,城东北十里”。当然也有一个美丽传说:很久以前在当地开磨面、染坊和南货店的三位长者商量起名事宜,看彼此都已到耄耋之年,灵感一生便起名“三星镇”,意为“三个寿星的镇”。此地集贸市场从早市开到晚上,生意兴隆,就有“吃煞三星镇”之名,终日人来人往,成为周围的经济文化中心。1970年8月学农结束前曾到下三星街上的供销合作社,买了当时颇为稀罕的风干猪蹄带回上海给奶奶。

岁月潺潺,当年的房东、队长、一起劳动聊天的青年人已没了联系,但曾得到的帮助依然记忆犹新。



西沙湿地(版画) 顾捷



## 河角·车口·白丫头

□ 张绥娟

小时候,外婆家是一个港湾。在外婆家可以什么都不操心,远离母亲严格的管束,不必做家务。有小姨张罗各种休闲娱乐活动,还有外公从上海带回来的各种好吃的,和泡泡糖。

那滋润,正如梅雨天的泥土;那心情,却是万里无云的秋日晴空。

最喜欢雨天,大人们不必出门下地,女人在家纺织,男人搓稻草绳。小孩子们呢,捉迷藏,听大人们边做边讲故事,吃着大人炒的蚕豆或者爆米花。或者就静静地看着屋外,屋檐滴水成串,珠玉一般跌入盛水的缸里,雨大时噼噼啪啪,雨小时叮咚叮咚,有点落寞,也有点莫名的欢喜。

外婆家宅子中心的场院特别平整洁净,雨天里一层水,随雨滴落下,水面布满小涟漪或大水泡。这一片天地是属于蛤蟆的,大的悠悠闲闲,过好久跳跃一次,小的显得欢实,不停地跳。

我看着外面,等待雨停。夏天时,雨停了,小姨会带我去河角上的“车口”(水泵房)玩。外婆家附近的车口很大。

大雨过后,车口的水泥板渠道里也有一层薄薄的水,里面会有很多小鱼小虾,人走进去泼啦啦响。车口外的电灌(水渠)里,也会有许多鱼,电灌脚上一个个洞里,则有不少螃蟹,是毛蟹或蝤蛑。小姨胆子大一点,手伸进蟹洞里,然后哇哇叫着抓出一只。从泥里挖出,蟹全身裹着淤泥,蟹的动作不灵活,抓它的人可以不被夹到。挖出后小心抓住蟹盖子两侧、爪子根部的位置,在水里哗啦哗啦洗几下,漂亮英武的一只蟹就看清楚了。无论大小,都会令我们激动。

雨终于停了,小姨拿着水盆带着我向河角出发,河角和外婆家隔着大约三个宅的距离。河角上车口边住着两家姓崔的邻居,是懒儿家和白丫头家。

懒儿是男孩,年龄和小姨相仿,家里最小,被宠得懒懒的,我们很少和他玩。东边的白丫头姐姐,比小姨略小,是我们的玩伴。小姨带着我走到河角,皮肤白皙的白丫头正站在屋

盐齑花  
——花语之十一

□ 北风

崇明方言里,草头、芥菜、雪里红等腌制的咸菜,叫“盐齑(“齑”,音“鸡”)”。我们做菜,常常要放一点“盐齑花”进去,是想要增添盐齑所包含的那种特有鲜味。

如果需要注释,“盐齑花”当指咸菜末。可是,我们把它叫成“花”,是咸菜花。崇明地区多鱼,也多因为有米酒而形成的酒糟,崇明人烧鱼的传统做法是加“糟花”。“糟花”就是酒糟,这样的花开在鱼菜里,去腥,还吊得出鲜头。切细的葱,叫“葱花”。出锅的菜里投入一点“葱花”,加的是一股香味、几星绿色。撒锅里的盐,则谓之“盐花”,因而又有“飘两粒盐花”的说法。花儿开放在菜里,还有“腰花”“蛋花”“油花”等等。猪腰子切成了片炒,曰“炒腰花”。鸡蛋打匀了铺在某些菜里,形成的絮状物称“蛋花”。“油花余余”,可以成为幸福的象征。猪羊、鸡鸭一类的动物油,经过高温烹饪,一朵朵浮动在汤汁表面,你是不得不叫它们“花”的。老豆瓣或青豆瓣,煮酥了分裂开来,崇明话描述成“开花”。婚宴的酒席摆在堂屋(崇明方

言叫“前头屋”)内,四角和中间各置一张台子,这样的台型名“梅花桌”,新婚那天新郎、新娘坐在中间的那张台子上喝喜酒称“吃花桌”。“梅花桌”“吃花桌”,命名里是春意浓浓也喜气洋洋。

到了说穿,我们织的一样“芦篾花布”,男女老少都喜欢。“芦篾花”,指其方正的花纹像由芦篾编成的用来晒粮食的“芦篾”。女子扎鞋底,到熟练时众人评价“作花了”,是说扎出来的那针脚整齐、美观。纺车上的绕丝具,崇明方言叫“筵(“筵”,音“庭”,连读音同“定”)支”。其中,专门用以穿筒管的一端分裂成如几片花瓣的那种,叫“开花筵支”,名称里竟然能够让人想见其如花儿一样开放的模样。

崇明人的日常生活里,同样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,同样花事繁忙,而且那样的花都有一种特殊的美。

